

对语言功能的反思 ——从客体性到主体性的转变

关月月

(曲阜师范大学, 曲阜 273165)

提 要: 人们对语言功能的认识, 经历了从交际功能、认知功能到构建功能的变化。语言的构建功能主要体现为: 语言既构建了人类的思维世界, 又构建了人类生存的客观世界。在语言的交际功能观和认知功能观中, 语言是依附于人的客体。而在构建功能观中, 语言是独立存在的主体。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 促使了哲学的语言学转向, 同时也促使人们从新的角度重新认识语言, 因而对语言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关键词: 交际功能; 认知功能; 构建功能

中图分类号: H35

文献标识码: 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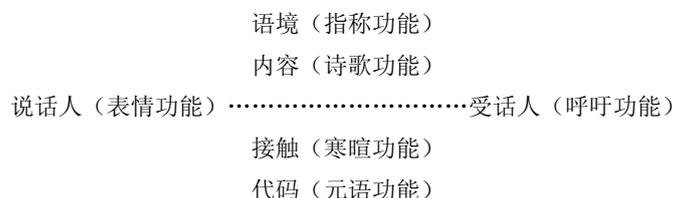
1 引言

语言、客观世界和思维三者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哲学家、语言学家探讨的热点话题。由此, 对语言功能的研究也成为关注的焦点。但何谓语言的功能, 学术界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认识。至于语言究竟有哪些功能, 也是众说纷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标勒(K. Bühler)的描述功能、表达功能、呼吁功能; 英国语言学家莱昂斯(J. Lyons)的描写功能、社会功能、表达功能; 英国功能语言学家韩礼德(M. A. K. Halliday)的达意功能、人际功能、组篇功能; 英国文学评论家、文学家理查兹(I. A. Richards)的表达意义、表达感情、表达语气、表达意图; 以及雅柯布森的“六功能观”等。随着研究的发展和深入, 对语言功能的认识又有了新的变化, 使得我们有必要重新解读语言的功能, 以加深对该问题的认识。本文认为, 对语言功能的认识经历了从交际功能到认知功能再到建构功能的变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 对语言的认识也经历了从客体性到主体性的变化。因此, 本文将从语言的交际功能、认知功能以及建构功能这三个层面对语言的功能及语言本身的性质做出反思。

2 语言的交际功能

交际一般理解为“传递和接受有关现实中事物的思想”(华劭 1994: 1), 是“说话人编码、听话人解码的过程。”(姜望琪 2007: 117) 语言的交际功能是语言最先呈现出来的功能。毋庸置疑, 语言是用来进行交际的。所以, 人们对语言功能的关注首先是从语言的交际功能这一层面上进行的。无论是标勒的语言功能观, 还是莱昂斯、韩礼德、理查兹等人的语言功能观, 都是从语言的交际功能入手的。(上述各位学者的功能观可参阅王铭玉、于鑫 2007: 6—8) 例如标勒把语言功能细分为描述功能、表达功能、呼吁功能, 这实际上就是对语言交际功能的一种细化, 即描写功能是人借助语言对客观世界的描写, 这是用以传达知识的重要手段; 表达功能是针对说话人而言的, 是说话人借助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手段; 呼吁功能是

针对听话人而言的，是说话人期望使用一定的语言手段影响听话人。对语言交际功能研究较为全面的当属雅柯布森的交际“六功能观”。他认为，要完成交际功能需要六个要素，即说话人、听话人、语境、内容、接触、代码。每一个要素都对应一种语言功能——表情功能、招呼功能、指称功能、诗歌功能、寒暄功能、元语功能。这便构成了他的语言功能观，如图所示（雅柯布森 2001：53）：



语言的交际功能反映了我们对语言的首次认知。在这里，语言被看成“客观存在”的交际工具。这种工具和其它工具没有本质的区别，它是人发明创造的，并且为人类服务。语言的交际功能反映了语言和思维的这样一种关系：思维先于语言而产生。这点尤其体现在逻辑主义学家的学说里，在他们看来，“语言是依赖并从属于逻辑思维的，因此（他们）常常从逻辑的眼光看待语言问题，着重揭示思维对语言的影响。”（徐志民 2008：239）

3 语言的认知功能

随着认识的加深，语言的认知功能走进了人们的视野。例如认知语言学在研究隐喻时曾经指出，隐喻绝不是一种修辞格那么简单，它是人类进行思维的一种方式，是人类借助已有的语言单位认知未知的客观事实的有效手段。卡西尔（N. Cassirer）说，隐喻思维“是人类最原初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它实际上是一种先于逻辑的概念和表达方式”。（徐志民 2008：224）莱科夫（G. Lakoff）等认知语言学家也是把隐喻看成思维方面的问题。而隐喻的变化在语言中的体现则是使一些语言手段派生新的意义，即我们使用了旧的语言手段表达新的意义，它凸显的正是语言的认知功能。因此，赫尔德指出，“语言不只是思维的工具，而且是思维的形式和仓库，在语言里沉积一代代人的经验和知识。”（徐志民 2008：241）这句话的后半部分，实际上强调的就是语言的认知功能。人类借助于语言，不仅可以认知过去，而且可以认知未来。不仅可以认知客观世界，而且可以认知思维世界。这一切都表明，语言的认知功能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它是我们认知世界的有效手段。而洪堡特认为，相较于交际功能，认知功能更能体现语言的本质特征，“一切真正的意义研究必须立足于这样的概念：语言（主要）不是供人达到相互理解目的的媒介，而是一个民族进行思维和感知的工具。”（转引自姚小平 1998：135）如果说交际功能凸显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交际，那么语言的认知功能则更注重人和世界之间的交际。后者对人的作用显然更加重要。

语言的认知功能强化了语言和思维之间的联系，“语言和理智的发展互为补充，并且相互支持。”（罗宾斯 1997：150）语言不再被看成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的一种物质声音手段。它成为了思想和声音的媒介，有了语言，混沌的思维变得清晰。由于语言和思维联系更加密切，使得语言的客体性有所削弱，主体性有所加强。但在语言的认知功能中凸显出来的还是思维对语言的决定作用。不过，语言对思维的制约作用也逐渐得以凸显。语言的认知功能，首先在人文主义者那里得到了认同，他们在察觉语言多样性、民族性、历史性的过程中，“已得出了与逻辑主义者把语言单纯视为思维的工具、或者记录和交流思想的工具的观念完全不同的新观念，这种语言新观念的核心是确认语言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徐志民 2008：241）

4 语言的构建功能

语言的认知功能虽然强调了语言的主体性，但这种主体性是依附于人的。语言的构建功能则彻底改变了语言的客体属性，使其成为独立存在的主体。此时，语言和思维的联系也越

发紧密，以至于二者不能划分开。更有学者将语言和思维等同起来，认为“思维只不过是脱去了外衣的语言”。（萨丕尔 2005：200）语言的构建功能如果仅从语言“内部”考虑的话，无疑会和语言的语篇功能（如韩礼德对语言功能的划分）或组篇功能等同起来。实际上，语言的构建功能要比这一观点深刻的多，它更多的指语言构建了人生存于其中的世界，“是对现实的一种建构”。（陈嘉映 2006：48）用海德格尔的话说，语言是人类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 2004：90）这种构建功能，可以从以下角度理解：

首先，语言构建了我们的思维世界。赫尔德和洪堡特都曾对语言和思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前者指出，“语言是在人的心灵中与精神力量一同形成的。”（赫尔德 1998：84）后者同样认为，“语言与精神力量一道成长起来，受到同一些原因的限制，同时语言构成了激励精神力量的生动原则。语言和精神力量并非先后发生，相互隔绝，相反，二者完全是智能的同一不可分割的活动。”（洪堡特 2004：52）索绪尔在其《普通语言学教程》中也曾言道，“语言对思想所起的独特作用不是为表达观念而创造一种物质的声音手段，而是作为思想和声音的媒介，使它们的结合必然导致各单位间彼此划清界限。思想按本质来说是浑沌的，它在分解时不得明确起来。因此，这里既没有思想的物质化，也没有声音的精神化，而是指的这一颇为神秘的事实，即‘思想——声音’就隐含着区分，语言是在这两个无定形的浑然之物间形成时制定它的单位的。”（索绪尔 2005：157—158）因此可以说，正是语言使得思维以思维的形式存在。脱离开语言，思维只能是混沌的一团云状物。思维和语言一同产生、一同发展，并且语言一旦形成，思维便只能在固定的语言世界中进行。这种思想最初体现在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中。他认为，“人从自身中造出语言，而通过同一种行为，他也把自己束缚在语言之中；每一种语言都在它所隶属的民族周围设下一道樊篱，一个人只有跨过另一种语言的樊篱进入其内，才有可能摆脱母语樊篱的约束。”（洪堡特 2004：72）在他看来，没有语言，就不会有任何概念，同样，没有语言，我们的心灵就不会有任何对象。语言世界观强调语言对人的思维的制约作用，这一观点被后来的某些学者发挥到极致，如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提出了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也就是语言相对论原则。（沃尔夫 2001：220）萨丕尔认为“思维只不过是脱去了外衣的语言”。（萨丕尔 2005：200）而沃尔夫则认为，如果牛顿使用的语言是霍皮语，他就不会发现“万有引力”定律。

其次，语言构建了我们的客观世界。我们生活的世界与其说是外在的客观世界，不如说是经过“人化”了的主观世界。不可否认，“‘人’在语言中有着重要的地位”（王洪明 2013：159），但在客观世界主观化的过程中，语言起到了更加重要的作用。“我们领会到的存在只是语言中的存在。也正是这一意义上海德格尔说语言是存在的家园，也是人类存在的家园。”（谢华 2002：91）语言像一副有色眼镜一样在我们认知客观世界时起着制约作用。它限定了我们认知世界的内容、方式。就像特里尔（J. Trier）指出的那样，“每种语言都按照自己的方式分解现实，从而确定仅为该语言所特有的现实要素。固定在一语言中的现实要素，无论如何不会以同一种形式在另一种语言中再现，同样，这些要素也不是现实的简单的、机械的反映。”（徐志民 2008：244）近年来兴起的语言世界图景理论诠释了“语言构建我们的客观世界”这一命题。在语言世界图景理论中，世界被划分为三层：客观世界图景、文化世界图景和语言世界图景。（赵爱国 2004：4）客观世界图景是客观的，而文化世界图景和语言世界图景是主观的。文化世界图景是对客观世界的认知，它是不同民族采用不同方式认知世界的结果。语言世界是对文化世界图景的反映，是以语言的方式构建文化世界图景的结果。如同语言世界观强调的那样，我们无法摆脱语言去思维、去认知客观世界，因此，在我们对客观世界的认知活动中，无法摆脱语言的影子。杰肯道夫（R. Jackendoff）指出，当人们运用语言进行交流时，他们不是在就世界本身进行交流，而是就人们所理解的世界进行交流。人们所指的事物不是世界本身的事物，而是人们所构建的世界中的事物。（束定芳 2008：32）这个世界，很大程度上应该是语言世界，因为后者承载了人的认知。我们从语言世界中寻求不同民族具有的独特的认知方式，希望通过语言世界来揭示文化世界，从而实现不同民族的

文化交流。用加达默尔的话说，“不仅世界之所以只是世界，是因为它要用语言表达出来——语言具有其根本此在也只是在于，世界在语言中得到表述。”（加达默尔 2004：575）维特根斯坦则写道，“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9：85）

第三，语言是超越客体的主体存在。在语言的交际功能、认知功能中，语言只是作为客体而存在，它依附于人。然而，语言的构建功能颠覆了语言和人之间的关系：语言不再是客体，而是主体；语言不是依赖于人而存在，而是“先于我们个人，先于（至少是同时）我们的思想而存在的”。（王寅 2013：10）洪堡特早就指出，“语言必然既属主体，又属客体。”（洪堡特 2001：299）但他对语言的主体性强调的还不够彻底。在他看来，语言的主体性主要表现为：它要依附于一定的主体，并没有独立的存在。（洪堡特 2001：300）在我们看来，“语言既属客体又属主体”可以理解为：当其属于客体时，我们强调它的交际功能、认知功能；当其属于主体时，我们更关注它的构建功能。在后一种情况下，语言已不再是工具，而是独立存在的主体。

加达默尔从哲学诠释学的角度出发，对语言的构建功能进行了说明。他认为，语言也是一种“游戏”，而“游戏具有一种独特的本质，它独立于那些从事游戏活动的意识。所以，凡是在主体性的自为存在没有限制主体视域的地方，凡是在不存在任何进行游戏行为的主体的地方，就存在游戏，而且存在真正的游戏。”“游戏的主体不是游戏者，而游戏只是通过游戏者才得以表现。”（加达默尔 2004：133）加达默尔给出了一个游戏本质的一般特征：一切游戏活动都是一种被游戏的过程。（加达默尔 2004：138）游戏所具有的、所表现出来的魅力就在于，游戏超越游戏者而成为游戏的主宰。在语言活动中也是如此。我们在使用语言时，无不按照、遵从语言已有的规则。在运用语言的过程中，很难说是我们在使用语言，还是语言借助于我们在表现自己。加达默尔（2004：495）曾经用谈话的例子说明，在交谈双方即时的谈话中，谈话的中心思想不是按照其中一方既有的思路进行，它会偏离原来的谈话主题，按照一个既非说话人思路、也非听话人理路的轨道运行。这仿佛也表明了语言的主体性。语言的魔力同样在于，语言超越语言的使用载体成为自身的主宰。用语言哲学的命题表述为“语言使思想出场”。（王寅 2013：10）“语言的界限意味着世界的界限。”（维特根斯坦 1999：85）“语言是存在的家园。”（海德格尔 2004：90）

当语言脱离客体地位而具有独立的主体性时，语言的命运便得以改变。对语言主体性的认识促成了哲学的第三次转向——产生语言哲学。在语言哲学的视界中，“语言不是工具，它本身就是思想，就是存在，本质在于语言之中。”（王寅 2013：11）“惟有语词才让一物作为它所是的物呈现出来，并因此让它在场。”（海德格尔 2004：158）因此，语言起着“建构世界和思想的作用”。（王寅 2013：10）由此出发，思维不是决定语言，而是凭语言出场。语言和思维的关系完成了革命性的颠覆。

因此可以说，语言的构建功能使得语言完成了从客体到主体的转变。这一转变也将促使我们重新审视语言的本质特征，重新看待语言在人类社会中所起的作用。这必将给语言研究带来另一种生机。

5 结语

语言的交际功能和认知功能是语言客体性的体现，尽管在语言的认知功能中语言的主体性因和思维的密切联系而有所加强。语言的交际功能观反映的是语言的“工具论”，它是把语言作为一种交际工具看待的。这是物化的功能。在此观点的影响下，语言的交际功能被细化为若干分支，最为典型的是雅柯布森的“六功能”观。但这种对语言功能的认知，除了导致不同的语言研究观点外，对语言本身并未带来多大的影响。语言的认知功能开始提升语言的作用。它把语言看成是个体认知世界的重要工具，并且开始把语言的认知功能提升到更为重要的高度。但语言的认知功能依旧是以语言的客体性地位为基础的。因此，这种观点也没

有给语言观带来革命性的转变。当对语言功能的认知体现为建构功能时，人们对语言的认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这里，语言不再是客体、工具，而是主体、主人，语言成为了超越客体的主体性存在。在语言活动里，语言载体只不过是使语言得以显现的工具，人“沦为”语言的奴仆。对语言的这种认知，使海德格尔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这样一个命题，而加达默尔也完成了以语言为主线的哲学诠释学的本体论转向，即“一切认识和陈述的对象乃是由语言的视域所包围，人的世界经验的语言性并不意味世界的对象化，就此而言，科学所认识并据以保持其固有客观性的对象性乃属于由语言的世界关系所重新把握的相对性。”（见《真理与方法》的译文序言 2004：11）“只有认识到语言从根本上对世界具有建构作用，才算把语言视作哲学的核心领域。”（陈嘉映 2006：117）因此，语言的建构功能无疑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从语言学角度讲，对语言的这种认知无疑会给语言研究带来无限生机。

参考文献

- [1]陈嘉映. 语言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 [2]海德格尔. 在通向语言的途中(修订译本)(孙周兴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3]洪堡特. 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姚小平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4]洪堡特. 洪堡特语言哲学文集(姚小平编译)[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5]华 劭. 语言的功能与功能研究[J]. 外语学刊, 1994(1)
- [6]加达默尔. 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下卷)(洪汉鼎译)[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4.
- [7]姜望琪. 当代语用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7.
- [8]罗宾斯. 简明语言学史(许德宝等译)[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 [9]萨丕尔. 语言论(陆卓元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0]束定芳. 认知语义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8.
- [11]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高名凯译)[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5.
- [12]王洪明. 俄汉阐释动词词义的元语言释义对比[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2013.
- [13]王铭玉、于鑫. 功能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4]王 寅. 再论索绪尔与语言哲学[J]. 山东外语教学, 2013(1).
- [15]沃尔夫. 论语言、思维与现实(高一虹等译)[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16]维特根斯坦. 逻辑哲学论[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7]徐志民. 欧美语义学导论[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8.
- [18]谢华. 哲学的语言论转向与汉语审美功能的再认识[J]. 江西社会科学(文学与语言), 2002(9).
- [19]雅科布森. 雅科布森文集(钱军编译)[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1.
- [20]姚小平. 洪堡特:人文研究和语言研究[M]. 北京: 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 1998.
- [21]赵爱国. 语言世界图景理论及其研究[J]. 外语与外语教学, 2004(11).

Reflection on Language Functions —— the Conver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Guan Yue-yue

(Qufu Normal University, Qufu, 273165, China)

Abstract: People's understanding of language functions has undergone a change from the communicative, cognitive functions to the construction function. The construction function is mainly embodied in that language constructs not only the human thinking world, but also the objective world in which human beings exist. According to communicative and cognitive functions, language, as an objective existence, is attached to human beings. However, according to the construction function, language is a subjective existence. The conversion from objectivity to subjectivity not only promotes the linguistic turn of philosophy, but also urges people to re-understand language from a new perspective; which is significant to language research.

Key words: communicative function, cognitive function, construction func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 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基于动词的俄汉语言世界图景研究”(15YJC74002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关月月(1986—), 曲阜师范大学讲师, 研究方向: 语义学, 对比语言学。

收稿日期: 2018-03-06

[责任编辑: 靳铭吉]